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荇

爾雅荇接余其葉荇釋文荇音杏本

亦作荇接如字說文作荇音同案今此書俗開本作荇宋本作接

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

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

補蓴亦作蓴廣韻蓴蒲秀又蓴水葵也

江

南俗亦呼為猪蓴

補政和本草鳧葵即荇菜也一名接余唐本注云南人名猪蓴堪食別本注云葉似蓴莖

澀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云是猪蓴全為誤也猪蓴與絲蓴同一種以春夏細長肥滑為絲蓴至冬短為猪蓴亦呼為龜蓴此與

鳧葵殊不相似也

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

隋書經籍志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卿劉

芳撰補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傳內音證作音義證本卷後亦云劉芳義證

而河北俗人多不識

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荇爾雅莧赤莧注今莧菜之有赤莖者

補本草圖經莧有六種有人莧赤莧白莧紫莧馬莧五色莧入藥者人白二莧其實一也但人莧小而白莧大耳亦可

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補宋本即接禮云苦菜秀在此爾雅毛詩傳竝

以荼苦菜也補經典序錄河閒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

授趙國毛萇案故與詁同傳張繼切又禮云苦菜秀月令孟夏文案易統通卦驗彖圖

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補隋書經籍志易統通卦驗彖圖一卷不著撰

人更工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

補唐本草注引此摘斷作斷之吳有白汁花黃似菊本草白苣似蒿苣葉

仁傑離騷草木疏引此亦有之字有白毛氣味苦寒又苦菜一名苦苣補案苦苣即苦蘆江東呼為苦苣廣雅苣蘆也案蘆苣蘆同唐本草注顏說與桐君略同

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

補爾雅歲寒漿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葎

其花或紫或

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

隋書

經籍志爾雅五卷郭璞注圖十卷郭璞撰

此乃藟黃蔕也

爾雅藟黃蔕注藟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

東以作菹食

今河北謂之龍葵

古今注苦葎一名苦藟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

珠亦隨裏青赤唐本草注苦藟葉極似龍葵但龍葵子無殼苦藟子有殼

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

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

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

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補此注見孟夏

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本爾雅文

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杖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杖獨兒也

補兒古貌字宋本即

作貌下竝同

徐仙民音徒計反

徐仙民名邈晉書在儒林傳隋書經籍志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

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

音二卷徐邈撰說文曰杝樹兒也杝木部同上說文十韻集音次第之

第同上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

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

鄴下博士見難補乃切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

隲乎詩序駟頌僖公也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

而史克作是頌案唐石經初刻牝牡之牡後改放牧之牧陸德明釋文作牝云說文同正義却作牧沈氏攷證驛隲諸本皆作

驛駟獨謝本作驛隲考之字書驛牝馬也隲牡馬也顏氏方辯駟駟牡馬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驛隲後又言必無驛也亦非驛

也義益明白驛駟二字雖見駟頌余荅曰案毛傳云駟駟良馬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

若作牧放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補昌

孕切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驥也周禮下同

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補案此下當有良馬二字亦非

驥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曰良馬逐逐易大畜九

三良馬逐利艱貞案釋文鄭康成本左傳云以其良馬二見宣公十

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驥恐失毛生

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周禮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段云以周

官攷之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補案校人職又云駑馬三良馬

之數康成注良善也則毛傳所云良馬亦祇言善馬耳凡執駒攻特之政皆因其牝牡相雜處耳垆野放牧之地亦非駕輅朝聘祭祀可比自當不限驥騶鄺風干旄亦言良馬何必定指為

牡況毛傳以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四種為言者意在分配駟之

四章統言之則皆得良馬之名析言之則良馬乃四種之一左傳云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此正善與駑之別也作傳者豈屑屑致辨於牝牡之間乎顏氏引證亦殊未確

月令云荔挺出鄭注云荔挺馬薤也補薤本作薤戶戒切說文云荔似

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隋書經籍志廣雅三卷魏博士張揖撰通俗

文亦云馬藟同上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易統通卦驗云荔挺不出則國

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同上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

語不明據本草圖經引作荔以挺出當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

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

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重校

正宋本疊馬莧二字是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

義家塾叢書

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俗間本見此僧

云面似馬莧其伯父俗間本有劉字縉因呼為荔挺法師縉親講禮名

儒尙誤如此劉緩劉縉注並見卷二中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

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

俗遂是之恐有宋本少誤作爲

詩云有滄萋萋興雲祁祁宋本元注詩興雨祁祁注云興雨如

中語非顏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

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滄已是陰雲何勞

復云興雲祁祁耶補復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

渭南嚴氏孝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段云雲自下而上雨

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無有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呂氏春秋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與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補案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觀箋其來不暴疾之語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

補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文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

離騷曰心猶豫

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

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

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補今新出尸子廣釋篇作大犬為豫五尺

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

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

豫

補顏師古注漢書高后紀猶豫卽同此二義更記呂后本紀作猶與索隱猶鄒音以獸切與亦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印

鼻長尾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冰而此云與兮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不係同類故云畏四鄰也曲禮上正義說文云猶獸名獲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

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

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虎苑虎知衝破每行以爪畫地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

曰虎

左傳曰齊侯疾遂疢

見左氏昭廿年傳

說文云疾二日一發之瘧疢有

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

補閒紀

漸加重乎故爲諸

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瘧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瘧爲疥杜征

南亦無解釋

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位征南大將軍自稱有左傳瘧

徐仙民音介俗儒就

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令力呈切惡烏路切瘡宋作瘡此臆說也疥

癩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段云改疥為瘡其說非是見陸德明釋文正義

則主痰說居多

尚書曰惟景響大禹謨文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深尺鳩切孟子曰

圖景失形補孟子外書孝經第三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莊子云罔兩問景補見

齊物論郭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宋本脫謂字淮南子呼為景柱補傲真訓以鴻蒙為景柱而浮揚乎

無眇崖之際廣雅云晷柱挂景釋天晷柱景也無挂字此疑衍竝是也至晉世葛洪

字苑傷始加彡元注音杉案洪傳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載所撰字苑南史劉杳傳嘗引其書音於景

義家塾叢書

反而世間輒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段云惠定字說

漢張平子碑卽有影字不始於葛洪漢末所有之字洪亦采集成非自造也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

隋書經籍志太公六韜五卷文韜武韜龍韜虎

韜豹韜犬韜補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此謂天陣

謂人陣又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

四面受敵士卒迷惑爲之柰何太公曰當爲雲鳥之陣案此書

作陣字俗補注注引六韜見三陳篇又下所引今本在烏雲山

兵篇下又有烏雲澤兵篇云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凡烏皆鳥字之譌案握奇經入陳天地風雲爲四正飛龍翼虎鳥翔

蛇蟠爲四奇杜少陵詩共說總戎

雲鳥陳正本此可知烏乃誤字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左傳爲魚麗之陳見桓五年補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實證

切案諸陳隊竝作陳鄭之陳

陳隊俗本作陳字今從宋本補陳鄭之陳竝如字下陳列同

夫

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

補行音杭周禮地官

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

諧聲也許慎說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重校

正此下疑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義小學章獨阜傷

作車隋書經籍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諸本竝作

王羲之乃妄人謬改而佩觸及唐志皆從之失攷之甚

縱復俗行補復扶不宐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

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

也補郭注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取字

族叢

近世儒生因改為取解云木之取高長者

叢聚之叢俗本作藂

聚之藂案藂俗叢字

而漢書息夫躬傳已有之又有叢字見東方朔傳師古曰古叢

字也其下皆從取段氏則以為詩傳本是取木取與聚與叢古

字也

義家塾叢書

通用說文在一部才句切積也又目部最
祖會切犯而取也俗作取故易與取混

案眾家爾雅及解詩

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反

宋本有又音祖會反
五字似衍宋書隱逸

傳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業
通五經并緯候高祖踐阼為開館東郊外招集生徒素患風痺
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
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

反又祖會反

宋本祖
作狙

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補劉昌宗經典釋
文載之於李軌徐

邈之間當是晉人有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其毛詩
音匡謬正俗引兩條一鵲巢箋冬至加功劉周等音加為架一
采蘩傳山夾水曰澗劉周又音夾為頰集韻
又引其尚書音左傳音而隋經籍志皆不載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

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及

詩衛風
伯兮文

於旅也語

儀禮鄉
射禮記

文回也屢空

論語

風風也教也

詩小
序文

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

難也見小雅桑扈篇不多多也見大雅卷阿篇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

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見鄭風按古者斜領

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

云衿交領也郭注見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下曹注今已亾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

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

得所益成本皆作誠譌今改正可笑

易有蜀才注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

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瑯邪臨沂人專心篤學手不釋

卷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選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隋書經籍志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爲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四曰丁部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謝吳補古夏侯該宋本注云一本該字下一萬五千七百四卷迴切夏侯該注云五代和宮傳疑本作諺作詠未定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作詠爲是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蜀志譙周傳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爲勸學從事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隋書經籍志漢之書十卷常璩撰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

以晉家俗本無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補羸力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補胡今書

皆作掇甲之掇國子博士蕭該云補隋書儒林何妥傳附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

渭南嚴氏孝

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
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
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
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撰當作擢音宣撰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補著張略切案字林蕭

讀是徐爰音患非也字林已見前段云擢說文只作爰其云纒援臂也纒即攘臂字

漢書田冑賀上俗本冑作肯乃俗字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

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梁書劉顯傳顯字嗣芳沛國相

人博涉多通顯有三子莠桂臻臻早著名隋書文學劉臻傳臻字宣摯梁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入周冢宰宇文護碎

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讀班史呼為田冑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

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為冑元帝無以難之補難乃旦切

吾至江北見本為冑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俗本蛙下同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平黃

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

鷂虎視而俗本無復紫色蠅聲亦為誤矣此條已見前勉學篇

虎吻與漢書合

簡策字竹下施束元注七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書斷隸書下

作也邈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員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始善之用為御史以

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吏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

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段云曲禮挾訓箸字林作徐仙民春

秋禮音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音遂以策為正字以策為音

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重校正又字似作妬字誤

而為姤裴俗本脫宋本作裴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姤字音姤

亦誤段云當作裴
同上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駙注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

生既爾則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家語弟子解子夏反衛見

撰
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抱朴子遐覽篇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

成
虎

張揖云慮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慮今伏隋書經籍志梁

有漢書孟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案諸經史緯候遂無康音九卷

宓義之號慮字從虎元注音呼宓字從宀元注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寫

遂誤以慮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帝王世紀即皇甫謐所著何以

驗之孔子弟子慮子賤為單父宰補單父音善甫即慮義之後俗字亦

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

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

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見蘇秦傳

此是刪戰國策耳

見韓策

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

當為從俗寫誤也

隋書經籍志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補案口後韻協秦正以牛後鄙語激發韓

王安得如延篤所言乎且雞尸之語別無他證柰何信之

應劭

宋本風俗通同上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云太史公

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係匿作於宋子

史記刺客傳集解徐廣曰宋子縣名

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宋本作聞其家伎癢不

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

徒心煩而伎癢補潘賦本作伎癢徐爰注有伎藝而欲逞曰伎

養與癢同今史記竝作徘徊宋本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

為俗傳寫誤耳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史記黥布傳布

六人也姓英氏背楚歸漢立為淮南王信越誅布大恐陰聚兵

自以為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譽赫長者具說狀

案驗布布族赫家發兵反上自將擊布布數戰不利走江南長

沙王使人給布之番陽番陽人殺之遂滅黥布補今史記作禍

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

以滅國妬本字亦作妬通

義家塾叢書

媚之誅

傳云孝成趙皇后女弟趙昭儀姊妹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帝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與御史丞相廷尉問

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即位尊皇后為太皇后司隸解光奏言趙氏殺後宮所產諸子請事窮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

力遂不竟其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案所引是議郎耿育疏中語今本漢書仍作

媚史記黥布傳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

索隱引作媚 記大學媚疾以惡之鄭注媚妬也史記五宗世家且五宗世家

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

世家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王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

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幸姬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

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人數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王病時

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及勃私姦等事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王充論衡云

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

補論死篇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 益知媚是

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元注音肥赫耳不得言媚沈氏攷證說文媚夫

明顏氏之說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

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開皇隋文帝年號長安民掘得秦時

鐵稱權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

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刪元注音則

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

去疾灑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沈氏空一格刻辭焉今襲號而本作所沈

改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本作世沈氏改如後嗣為之者不稱

成功盛德刻此詔沈氏不空左使母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

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沈氏攷證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攷顏氏之異廿六年皇帝盡

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

刪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

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

義未安當從篆本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元年制詔

丞相斯去疾灑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

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

此詔故刻左使母疑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

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

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

文芑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芑字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

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

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補案今家訓亦

作明壹之當是後人所改正海鹽張燕昌芑堂云鄭夾漈以石

鼓文毆字與秦權毆字同遂疑石鼓文為秦制則秦權似當作

毆文昭案顏所見是芑字與世形近故誤其書兼為古隸余被

作世必非毆字或鄭所見之權又不同

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俗本稱權今在官庫其丞

頁七
卷六
三
渭南嚴氏孝

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月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

狀耳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除中書侍郎齊主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

高祖受顧命為丞相府馬登阼之日授內史令

漢書云中外禔福見司馬相如傳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

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多誤下云恐為誤則此處誤字衍

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為提挈之意恐為誤也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

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今書作糾乃正字注同禁鄭注云糾猶

割也察也宋本注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案本注元有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

察也段云此蓋出古今字詰謂省今字作省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

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營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

漢上當有後字補在永平九年

按桓帝加元服又

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

補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四姓及梁鄧小侯諸

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四姓見下皇后紀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父訓護羌校尉順烈梁皇后諱嬀大將軍商之女是

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

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

同上樊宏傳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皇后

紀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藁人父昌仕郡功曹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兄議為將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

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

也

禮記曲禮下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鰓

元注音善

魚多假借為鱸鮪之鱸俗之學士

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

案魏武食制唐人類書多引之而隋唐志皆不載唐志有

趙武四時食法一卷非此書

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

三丈

郭注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

安有鸛雀

能勝一者

補勝音升

況三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

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鰓卿大夫服之象

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

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鰓字古通長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

都講云然案都講高第弟子之稱也續漢書

隋書經籍志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祕書監司馬彪撰

及搜神記

同上搜神記三十卷晉干寶撰

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鱣及韓非

說苑

同上韓非子二十卷韓公子非撰說苑二十卷漢劉向撰補荀子富國篇鼈鼈魚鼈鱣以別一而成羣韓非說林

下鱸似蛇人見蛇則驚駭漁者持鱸皆曰鱸似虵蠶似蠋竝作說苑說叢篇鱸欲類蛇今本不作鱸

鱸字假鱸為鱸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晷為天水郡守

隋書地理志天水郡統縣六有冀城補案續漢書郡國志涼州

漢陽郡劉昭注武帝置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

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

府寺

酷吏傳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為天水太守政嚴猛章懷注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為喻釋

名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補案諸本皆作曄城寺譌今據本傳改其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

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

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

補較音教明著貌

所以班超

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使西域到鄯善王禮敬甚備後忽疎懈

召問侍胡曰匈奴使來今安在胡具服其狀超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

頁七
卷六
右
渭南嚴氏孝

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劫虜必大震怖可盡殄也 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方術傳楊由字哀侯成都人有風吹削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

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此是削札牘之柿耳補柿說

掾獻橘數包章懷注哺當作肺削木札糲也从木木聲陳楚謂積為林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

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左氏襄廿七年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楚皆許之既盟請賞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聖人以興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

削代牘已見前卷補童宋本作僮案說文童奴也僮幼也則俗本作童是從之蘇竟書云昔以摩

研編削之才後漢書蘇竟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建武五年拜侍中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

陰縣為寇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書曉之曰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

自遠云云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澣澣毛傳云澣澣柿貌也史家假借

為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宋本有字字學

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

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也隋書經籍志風角要占十二卷餘不勝舉

三輔決錄云同上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

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魏顆晉大夫見宣十五年左氏傳北土通呼物一

出音塊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說文鷄摯

鳥也補此賦藝文類聚載之頭如果蒜目似孳椒沈氏攷證諸本皆作雀又鷄賦又云蒜果者非

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補玉篇烏火切其字雖異

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

裏結之裏言鹽與蒜共一苞裏俗本作共苞一裏內筩中耳正史削繁

隋書經籍志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補今人言

顆俱從苦戈切又言蒜蒲疑上符字當為苻苻有蒲音左傳萑苻是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

意為劫即是餒倦之餒耳元注要用字苑云餒音九偽反字亦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魏志蔣濟傳

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民數不

過漢時一大郡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補餒集韻

作餒要用字苑即葛洪之書宋本注內作餒又廣雅上有廣蒼無也字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

劒之刀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

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

隋書經籍志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

飲酒誕節兗州號為齧伯

晉書羊曼傳曼字祖延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等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陳雷阮放為宏伯高平郝鑿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雷蔡謨為助伯阮孚為誕伯高

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齧伯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雷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

太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曼弟聃字彭祖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此字皆俗本作更

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嚙

羹之嚙

補禮記曲禮上母嚙羹音他合切

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

湘州刺史張纘諡也

梁書張緬傳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為岳陽王譽所害元帝承制贈侍中中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

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時耆老相傳

俗閒又有齧齧語

宋本齧齧之下語字之上有音沓二大字今本改作小字各本無補段云音沓語謂音沓

語之沓也文昭案段氏之說古誠有之顏氏卻無此文法且方辨齧伯之音何必於俗閒之言先為之作音乎此本謂俗閒有

齧齧之語耳

宋本不當從

蓋無所不施

宋本作見非無所不容之意也

補案今謂多言者為

佗佗諧諧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與顏氏所解不同顏氏自謂當時人語意如此必不誤

也今人堆物亦云沓沓與無所不容意頗近

之若無所不施與孟子所言似亦相近也

顧野王玉篇隋書經籍

志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撰

唐書經籍志三十卷案今本同唐志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

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

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

補尺其末證切

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

樂府清調曲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

穀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
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
道俯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
何嗵嗵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
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案又一首長安有狹邪行
末云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補案詎未央必本是未渠央渠
與遽音義同故顏即引作未遽央若詎之訓為豈豈未央則是
已過中矣不與詩意大相左乎詩小雅庭燎曰夜未央箋云夜
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詩意本此若巨字亦可讀為渠漢書高
帝紀項伯告羽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
渠猶未應得入也案服氏之解最妙言公遽能入乎乃顏師古
轉以服說為非而讀巨為詎言公豈能入乎語古者子婦供事
索然矣與改詩為詎未央者其見解正相似耳

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

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亾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閒風俗婦呼舅

為大人公句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

匹嫡竝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補宋南平王鑠始仿樂府之後六句作三婦豔詩猶未甚猥褻也梁昭明太子沈約俱有良人且高臥之句王筠劉孝綽尚稱

丈人吳均則云佳人至陳後主乃有十一首之多如小婦正橫陳含嬌情未吐等句正顏氏所謂鄭衛之辭也張正見亦然皆

大失本指梁元帝纂要楚歌曰豔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扃扃

補余染余之二切今日富貴忘我為樂府解題引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

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也此所舉乃其首章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

邕月令章句隋書經籍志月令章句十卷漢中郎將蔡邕撰曰鍵關牡也宋本又有牡字衍

所以止扉宋本有也字亦衍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

作薪炊耳聲類作扃宋本有扃字衍同上聲類又或作扃玉篇

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

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彖以前全不解反語補反與翻同下同

通俗反音甚會俗本作非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

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段云李密一名虔見李善文選注晉中經簿已見前及

七志隋書經籍志王儉又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

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竝無

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

訓同上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補復扶又切未

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

縣不少以為何也

漢書地理志長沙國秦郡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桂陽郡高帝置會稽郡秦置有諸暨

縣 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請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

城 旦董卓焚書

後漢書董卓傳遷天子西都長安悉燒宗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

典籍錯亂

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

隋書經籍志神農本草八卷又四卷雷公集注

而有豫

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

置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五有朱盧續志作朱崖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常山郡高帝置泰山郡高帝置縣

二十四有奉高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齊郡縣十二有臨淄師尚父所封左馮翊故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改

出諸

藥物爾雅周公所作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

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而云張仲孝友

小雅六月篇

仲尼修春秋而

經書孔丘卒

春秋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

而異

世本左丘明所書

元注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

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

晉書束皙傳太

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

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

補陽湖孫淵如定作殘滅以顏氏為非

列仙傳劉

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

補今所傳本七十一人分江妃二女為二亦止七十一人贊

無出佛經之語

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

家注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終於趙悼后

補趙悼倡后趙悼襄王之后也史記趙世家集解徐廣引列女傳曰

邯鄲而傳有更始韓夫人

後漢書劉聖公傳聖公為更始將軍後即皇帝位寵姬韓夫人尤嗜酒每

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列女傳所載略同 明德馬后見及

梁夫人嫔列女傳梁夫人嫔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嫡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恭懷后生和帝竇后

欲專恣乃誣陷梁氏後竇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沈氏攷證

后崩嫔從民間上書訟焉相廁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或問曰東宮舊事隋書經籍志東宮舊事十卷何以呼鴟尾為祠尾荅曰張

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

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俗本脫呼紺為禁故以系傍作

禁代紺字補說文系讀若覩莫狄切各本作系乃繫字譌呼蓋為竹簡反故以木傍作

展各本有代蓋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宋本代鑊字

又金傍作患為鑲字木傍作鬼為魁字俗本魁作槐案說文槐從木鬼聲則是正體當

如此宋本作魁說文羹斗也今火傷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以槐為魁方是誤故定從宋本

髻字金花則金傷作華窻扇則木傷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案說文云

菘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沈氏攷證說文菘牛藻也從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氏所

引不同未詳補隋書經籍志說文音隱四卷宋本此書音隱下有疑是隈字四字此不知音隱是書名誤認為菘字作音耳沈

氏攷證亦但疑渠隕與塢瑰有異則此當又在沈之後校者所加非出沈氏今故刪去至渠隕切乃徐鉉等所加不可為據音

隱所音正與讀宋本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隋書經籍若威合當從之陸機作機志毛詩草

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補經典釋文序錄陸機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案諸書多有作陸機者無妨二人

同名顏氏所引語在詩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

蓬茸生句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

渭南嚴氏孝

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菘補今人俱呼為蘊與威音亦一聲之轉又寸斷五色絲

橫著線股間繩之補著側略切以象菘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菘於時

當紺六色罽作此菘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糸笄畏耳宜作隈補糸

別本訛絲宋本作系亦訛今改正末云宜作隈隈字似當作菘重校正今案非也限下或本有音字脫去耳以荅其緹是何音

之問也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補柏人漢縣晉以前皆屬趙國隋書地理志改為柏

鄉屬趙郡惟闕駟十三州志隋書經籍志十卷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

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

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竝不能

定鄉邑此山余宋本作余誤嘗為趙州佐通典趙國後魏為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

州為趙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

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曰山補舊本並作土有巘俗本作務

本無山字段云當作嵒案隋地理志作巘巘山然正字當作嵒王喬所仙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

洛之閒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方知此巘嵒山也嵒諸本皆作務下同今案文義改巘字遂

無所出嵒字依諸字書字俗本訛子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

一音亾付反補詩旄邱釋文字林作整亾周反又音毛今依附

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

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補五更古衡切下更古孟切答

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補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六日無辨

頁七家川 卷六 三 渭南嚴氏孝

五夜不分季善注引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省又云鼓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此鼓字衍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西都賦班固作辭綜注西京賦曰嚴更督

行夜鼓也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補令力呈切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

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補復扶又切參差初

金初宐二切然辰閒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閒

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補朮徒律切薊古帝切

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

之恐失其義補筋居勤切本草枸杞一名地骨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

秃

此語今逸

當是前代人

二字宋本作世

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

補徒弔切

宋本誤倒作調戲今不從

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

補段安節

樂府雜錄

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陳

平造木偶人舞於陣間冒頓妻闕氏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

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秃

善優笑閭里呼為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沈氏攷證晉

書亮本傳諡文康案文康亦當時樂曲名冒頓音墨突闕氏音

烟支宋本連下不分段今從俗間本補注通典樂六禮畢者本

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後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

其容取諡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歌則陳之故以禮畢

為名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

隋書百官志後齊制上上州刺史有外兵騎兵長流

城局刑獄

等參軍事

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

注

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雷補西山於祀為秋元注此說案周禮

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

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補晉書職官志縣有獄

賊捕掾等員

客有難主人曰補難乃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宋本子

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

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

六文貫以部分補六文即六書分扶問切許慎說文序錄周禮

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

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

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又曰分別

部居不相雜廁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
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
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
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使

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改本

作臨今從宋本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補鄭康成注易苞蒙苞當作

讀爲无姑皆甲宅之皆讀爲倦解其於三禮或從古文或從今
文杜子春二鄭於周禮亦時以意屬讀此所謂改文從意者也

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左宣十二年傳楚重至於郟潘黨曰君盍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左宣十五年傳伯宗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左宣十五年傳伯宗曰

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左昭元年傳晉侯有疾秦伯

災生故文反正爲乏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

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

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皆同物也

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左襄卅年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疑年

渭南嚴氏孝

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

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

乖者未之敢從俗本分段今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求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

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注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服

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補案作導者漢書也文選從之史記則作導字貉古百切

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三年

正月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

而說文云導諸本作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譌下同

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

才鄙拙強爲此語

補強其兩切

則下句當云麟雙觝共抵之獸不得

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

補案

導是禾名亦有擇義凡一字而兼數義者說文多不詳備若如顏氏之說則其書之窒礙難通者多矣豈獨此乎

大抵

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彖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

案下當分段

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

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耳

互同諸本作各

有同異西晉

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是非特

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

尸下施几諸本皆作居下施几誤今改正補說文几處也从尸

字說文以為蹲踞字如此之類何由可從補顏氏此言洵通人之論也唐

能留意者率欲依仿小篆盡改世間傳授古書徒然駭俗益為

不學者所藉口顏氏所云特須消息者吾甚韙其言且以漢人

碑版流傳之字亦多互異何可使之盡遵說文晉魏已降鄙俗

尤多若盡改之凡經昔人所指摘者轉成虛語矣故頃來所梓

書非甚謬者不輕改也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

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笏為

舌揖下無耳元注胡官反案龜鬻從龜奮奪從藿俗本注音館非席中加帶惡

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笏臬

分澤片補家語困誓篇望其墮翠如也荀獵化為獾元注音葛

子大略篇作臬如也如此尚多海經案宋本音曷非補賈誼書勢卑篇不獾寵變成寵元注音寵

猛獸而獾田彘所獾得毋小是以獾為獵也

反孔也故从穴補從穴者窟寵業左益片諸本作益土段云土字誤當本是片字業

俗作牒見廣韻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

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補治直切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

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

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

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閒尺牘幸不違俗也補今常行文如中間從日絲亘亦從日

第但從艸准許從兩點去十橘柿從案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租稔是也大雅生民之篇補今互古鄧切本作互

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

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補春秋說詩說

頁氏家訓 卷六 三 渭南嚴氏孝

皆緯書也今多不傳德本作蕙乃直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

心也酉本作卍二說所言皆非本說後漢書光武帝紀論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

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補案真字說文从匕乃變

化字从目从匕音偃八所乘載也貨字下從貝與真字不同新論以金昆為銀補桓譚新論

錕鋹字本亦作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吳志薛綜傳綜下行酒

昆吾非銀也也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

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補案

吳字下從女阻力切說文傾頭也今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

以為天謬矣惜張奉不能舉而正之五行志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

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

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補案恭字上從共下從心黃字本作黃說文从田从共共古文光今以恭為黃頭小人非

字義又案宋志忽云當宋書以召刀為邵諸書多作劭譌案文

作忽謠云脫一謠字失使文巫嚴道育為巫蠱上大怒搜討不獲謂劭濬已當斥遣

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駭欲廢劬賜濬死濬母潘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劬劬與腹心張超之等數十人及齋閣拔刃徑上超之手行弑逆劬即偽位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並舉義兵劬濬及其子竝梟首暴尸其餘同逆皆伏誅南史文帝諒闇中生劬初命之曰劬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補案召旁作刀只有劬字廣雅斷也音貂必不以此命名蓋本是劬字從刀子結切高也而隸書之刀文頗近刀故改從力以易之應邵王邵亦本從刀今多有刀旁作者從刀訓高從力訓勉兩字皆說文所有而當時以刀為刀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補參故顏氏以為謬爾今南史亦皆誤下篇魏伯陽自敘寓其姓名末云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乘負安穩長生四句合成造字今顏氏云人負告豈人負吉之訛歟

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二字疑倒轉貢字為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

詩賦晉潘岳離合詩云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弗舉害咎蠲消吉

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媯然以熹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祐嘆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默誠言喪厥所壟畝之諺龍

頌七家川 卷六 三 渭南嚴氏孝

潛巖阻渺義崇亂少長失敘乃沈氏攷證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思楊容姬難堪六字陸詩未見

破字經一破字經未詳段云拭乃拭字之訛是

破字即今之坵字也宋鮑照集字謎三首云二及鮑昭謎字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

八飛泉仰流乃井字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

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

然雙宿重校正宋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本無之字

河間邢芳語吾云補語牛賈誼傳云日中必彗注彗暴也會見

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與牽然便吳耳此釋為

當乎補率與犇同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漢書注臣瓚

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即六韜文彗音案字

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

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晉南嶽左尉構論

而駁

顏氏家訓卷第六終

不爾善矣其相忠管

渭南嚴式誨
成都龔道耕重
鐫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

宋本作標

非下齊言之傳

春秋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

名求得為得來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

齊人語也詳見困學紀聞七離騷曰楚詞之經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

離騷經序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案逸說非是經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言離騷多楚人之語

如羌字些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俗本作書大

備隋書經籍志揚子方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

也宋本無此字速鄭平注六經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黨事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凡百餘萬言高誘解呂覽淮南

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竝高誘注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補隋書經

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冊府元龜漢劉熙為安南太守撰禮誼法八卷釋名八卷直齋書錄解題稱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

此書作劉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熹與熙同世說新語言語篇王坦之令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注滔集載其論略青士有

才德者後漢時有劉成國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始有一名寶南陽蔡陽人撰釋名三十篇篇數不同非此書也

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補此不可勝舉聊引一二以見意鄭注易大有明辯遯讀如明星哲晉初爻

摧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旂讀如囿游之游疾醫祝讀如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鄉飲酒禮疑讀

為乞然從於趙盾之乞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葍讀車箠之箠功名篇茹

讀茹船漏之茹注淮南原道訓悅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馭

讀若鏗鏘之鏗劉熙釋名皆以音聲相近者為釋熙有孟子注

七卷今不傳文選注引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又糟者齊俗

名之如酒槽也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

亦是譬況假借以內言外言俗本外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王子侯

表上襄囂侯建晉灼音內言囂說又號節侯起晉灼云號音內

言鴉爾雅釋獸釋文魏晉灼音內言餽而外言未見如何休注

宣八年公羊傳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亦可推其意

矣又莊廿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為主伐者為客何休於上句

注云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於下句云見伐者為主讀伐短

言之皆齊人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論鬪也讀近鴻緩

氣言之又注淮南本經訓蛩兗州謂之騰騰讀近殆緩氣言之

此所謂徐言也又注地形訓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余謂如詩大雅文王豈不顯豈不時但言不顯不時公羊隱元

年傳注不如即如亦是其比讀若之例說文為多他若鄭康成

注易乾文言謙讀如羣公謙之謙高誘注淮南原道訓抗讀扣

耳之扣類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

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

也青徐馱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古人為字作音類多如此

頁天家川

卷七

二

渭南嚴氏孝

渭南嚴氏孝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

隋書經籍志爾雅音義八卷孫炎撰補注案魏志王肅傳稱樂安孫叔然以名與晉

武帝同故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今此作叔言是亦似取莊子大言炎炎為義得無炎本有兩字邪故仍之

漢末人獨知反語

補反音翻下同

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

反語以為怪異

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自孫東海定王霖子在位七年為賈充所弑

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

莊子

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

也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推

各本作權譎今從宋

本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補覈側革切衷陟仲切推古岳切又音確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吳東

晉宋齊梁陳咸都之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周漢魏晉後魏咸都之故其音近正與鄉曲殊也南方水土和柔

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

沈濁而鉞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補淮南地形訓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鉞五禾切說文圍也

然冠冕君子南

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

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

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澁

段云錢昨先切

在一先澁夕連切在二仙分斂侈補注錢氏馥云

以石為射

段云

錢昨先切與澁同部而母各別錢從母澁邪母

以賤為羨

段云賤才線切羨似面切

以

是為舐

段云是承紙切舐神紙切同在四紙而音別

北人以庶為成

段云庶在九御成在十遇二韻

音分大小以如為儒

段云如在九魚人諸切儒在十虞人朱切

以紫為姊

段云紫將此切在四紙姊將几

切在五旨二韻古音大分別

以洽為狎

段云洽侯夾切入韻第三十一狎胡甲切入韻第三十二如此之

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

北齊書崔陵傳子瞻字彥通聰

朗強學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叔子約司空祭酒

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

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

隋書經籍志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又音譜四卷

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

同上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吾家兒女

宋本作子女

雖在

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

補替說文作替云廢一偏下也

云為

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案下當分段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為逋

賣

段云案廣韻稗傍卦切與逋賣音異一說曹憲廣雅音賣麥稼切入禡韻逋賣一反葢亦入禡韻也

反娃為於

乖

段云娃於佳切在十三佳以於乖切之則在十四皆

戰國策音勿為免

段云國策音當在高誘注內今

缺佚不完無以取證

穆天子傳音諫為閒

穆天子傳三道里悠遠山川閒之郭注閒音諫段云案顏語知

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為閒用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
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而閒音諫之云乃成弔
詭矣若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閒之則自用其說也漢儒多如
此讀諫為閒於六書則假借之法於注家則易字之例不當與

上下文一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皆見本書字林音看為口甘反
例併引

段云看當為口干反而作口甘則入談韻非其倫矣今韻書以邯入寒韻徐鉉所引唐韻已如此其誤正同音伸為

辛段云此蓋因古書信多音申故也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蓋石分

作四章段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顏之推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

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為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登為一韻故曰合成

兩韻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

為不可依信今案宏登為一韻與李登聲類以系音羿補案廣韻系古

古音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輩也李登聲類以系音羿補案廣韻系古詣切羿五計切同在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段云廣韻乘食

十二霽而音微有別陵切音同繩承渭南嚴氏孝

署陵切音同丞今江浙人語多與劉昌宗音合

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

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椽為徒緣

隋書經籍志毛詩音

二卷春秋左傳音三卷竝徐邈撰段云驟字今廣韻在四十九宥鋤祐切依仙民在邁反則當入五十侯與陸顏不合廣韻椽

直攣切仙民音亦與陸顏不合然仙民所音皆與古音合契而釋文亦俱不取之驟但載助救仕救二反此皆非知仙民者也

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

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

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

段云搜所鳩反兄許榮反服虔以兄切搜則兄

當為所榮反而不諧協顏時北俗兄字所榮反南俗呼許榮反顏謂所榮雖傳自古語而不可用也又案服氏搜反兄侯則搜

字在侯韻與古音合而法言諸人改入尤韻非也一說此音指兄侯也顏氏譏兄侯之非而以所鳩為是也補注錢云方言按

略求也就室曰按通俗文入室尋求謂之按按反為兄侯顏氏蓋謂按所鳩反兄許榮反通俗文以兄切按則兄當音所榮反

矣而兄固許榮反也則兄侯之反為不正矣今北俗通行此兄
侯反之音雖是古反語亦不可用也若顏時北俗兄字所榮反
則兄字譌而捺字不譌也顏氏自訂兄字
可矣何必引通俗文乎段注似不得顏意

傳季平子卒陽虎欲以璵璠斂注璵璠美玉君所佩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之藩

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補廣韻璠附袁切藩甫切奇渠羈切祇巨支

切岐與同紐亦巨支切俗間俱讀岐為奇與顏氏合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

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案下當分段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

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呂氏春秋重言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

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此必

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君喑而不唸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柘柞本作蹠蹠訛從說苑權謀篇改補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兩切在九虞故云不同呼案下當分段補注管子小問篇作開而不闔說苑作吁而不吟注呂氏有執柘柞而上視者管子作執席食以視上者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補竝如人心有所去取去取

謂之好惡元注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

書云好元注呼號反生惡元注於各反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

通矣補顧氏炎武音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辭離騷有日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

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遂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

曰敗元注補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

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補左氏哀元年傳夫先

釋文無音知本不異讀也

古人云膏梁難整補晉語七悼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

使鎮靖者修之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

正亦由內染賤係傅外無良俗本作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

元帝飲譴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說文颺涼風也

段非干木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廣韻引風俗通以段爲氏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

文簡文云庚辰吳人遂成司隸春秋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通典荆州宋分置荆州
 司州郢州雍州湘州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
 也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誠案下
 段當分

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廣韻攻與

同比俗本作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補廣韻暹與織皆息名琨

自稱為衮名洸自稱為汪名勣元注音藥自稱為獬元注音爍非唯音韻

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蓋謂同音之字難避也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補真書即隸書今謂之楷書晉書衛瓘傳

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云漢興而有草書不江南諺
 知作者姓名案真草之語見魏武選舉令及蔡琰別傳

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補漢書游俠傳陳遵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

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案今人多作弄字疏所助切

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

狽者

補狼狽獸名皆不善於行者故以喻人造次之中書跡不能善也

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

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補分謂天分扶問切

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

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世說巧藝篇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

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以光祿大夫率衛恆四

體書勢云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緷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

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案下當從諸本別為段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

晉書

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案逸少人品絕高有遠識此以風流蕭散目之亦淺甚矣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

文章宏

切 瑚肱

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案梁書蕭子恪傳子

恪第八弟子顯著齊書六十卷又云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善草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高祖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著晉書一百十卷無著齊書事此蓋誤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

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

至今日邪

周書王褒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自祖儉至父規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沈靜博覽史傳

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其姑夫也特善草隸褒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江陵城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俱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竝荷恩盼世宗篤好文學衰與庾信
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衰常侍從
以此觀之慎勿以書

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

也案下當分段

梁氏宋本作武詵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二王羲之獻之也本傳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

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方知陶隱居已阮交州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冲

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蕭祭酒諸書謂子雲也本傳大

騎常侍國子祭酒莫不得羲之之宋本有逸字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

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羲之官右軍將軍案下當分段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

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

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梁書邵陵攜王綸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

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宋本注一本注前上為草能俯作長之類是也案俗本此十二字即作正文朝野翕

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畫虎不成馬援語已見至為一字唯見

數點或妄斟酌逐俗本作遂譌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

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

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案此字今猶然先人為老

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宋本標非工於草隸重校正舊本草作楷案此

言繕寫墳籍方以楷正為善斷無兼取於草草固留心小學後

生師之者眾泊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案下當分段

江南閩里閒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

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

翻宋本誤作人

頗爲所誤也

補案林罕字源偏傷小說序云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

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

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案此作畫書林作隸書此云

貴師卽隱居也而林以爲假託許慎未知實一書否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

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

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武烈太子已見

蕭賁劉

孝先

梁書劉潛傳第七弟孝先武陵王紀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

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劉靈竝文學已外

復佳此法翫閱古今

宋本作翫古知今

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

私使令亦為猥役猥并雜也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隋書百官

志王國置中尉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侍郎執事中尉

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

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宋書州郡志南義陽太守領縣

二有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

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

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易繫

辭下傳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禮記射義射者何也射以觀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

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鵠者其唯賢者乎

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

禦寇難了無所益

補難乃且切

亂離之後此術遂亾河北文士率曉

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

補抱朴子自敘篇昔在軍旅會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

馬遂以得免死

三九讎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

之

補要與邀同枚乘七發逐狡獸集輕禽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

補復扶又切

古者

卜以決疑

左氏桓十一年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今人疑生於卜何者守道信謀

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忒忒

元注音敕惕也補令郎丁切下同

此之謂乎且

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

何足賴也

補奇居宜切

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

稱屠本泰

補壤力敢切楚詞九辯坎壤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壤一作廩

吾觀近古以來尤精

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

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

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上意向之

石顯五鹿充宗皆嫉之出為魏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與前從

房受學者張博皆棄市魏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安平趙

孔曜薦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

則妙同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徽辟為文學從事大友善

之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

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兒娶婦

也卒年四十八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

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復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曰卿更為筮

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

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

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

補強其兩切 註古賣切

吾嘗學

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輪變玉歷

宋本注一 本作玉燮

玉歷案今本

十許種書

隋書經籍志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式與一作同 式兆六卷餘未見 補道藏目錄黃帝龍

首經三卷注上經三十六占下經三十六占共七十二占 法係六壬占門又黃帝金櫃玉衡經一卷亦六壬占法

討求

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

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

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凡反

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

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

支見陰陽書又郭躬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行路聞凶便解駕雷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亾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補章懷注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

補周禮保氏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

不足芴要今有重差句股疏云此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以句股替芴要案今所傳周髀乃周公問於殷高者即句股之法

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

補如張蒼鄭康成蔡邕張衡諸人皆明此術

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

元注音盈精

之位至南康太守

補隋書律歷志中梁初因齊用元嘉歷天監三年下詔定歷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稱史

官今所用何承天歷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至大同十年制詔更造新歷

河北

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

補古

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晉書皇甫

謚傳謚有高尙之志自號平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
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平守論以荅之初服寒
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隋書經籍志皇甫謚曹欸論寒
食散方二卷亾又殷仲堪傳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衣不解帶
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補禮記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

多所愛好補呼號切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補泊其冀

切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悒悒雅致有深味哉文選嵇叔夜琴

賦悒悒琴德不可測兮李善注韓詩曰悒悒和悅貌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

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補令郎丁切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

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

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

補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

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論語云不

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

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鳥曹作博方言五圍棊謂之弈自

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

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

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

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

吳志韋昭傳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

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

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

王肅事未見晉書葛洪傳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晉中

興書陶侃為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竝國器何以此為

能爾為

佳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

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碁六白六黑所

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兩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補廣雅博箸

謂之箭楚詞招魂菑蔽象碁有六籥王逸注蔽籥箸也案莞渠營切即瓊也溫庭筠詩用雙瓊即二莞也

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

世說新語巧藝篇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但令人

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補令郎丁切憤胡對切心亂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

補禮記投壺壺頸脩

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為於偽切

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

西京雜記下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

而不求還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乃有

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

宏瑚肱切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補陳書周宏正傳子瑣官至吏部郎梁書儒林傳賀

場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其子未見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

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

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北齊文襄六王傳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

子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

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彈碁亦近世雅戲藝經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

擊之世說巧藝篇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

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注傅卒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則此戲

其來久矣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補分扶問切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

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

為夭蜀志先主傳注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

念為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

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補之推九

世祖含隨晉元帝東度故建鄴乃其故土也本傳觀我生賦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

下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俗本脫宋本有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

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

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通鑑隋文帝開皇七年滅梁廢其主蕭琮為莒公八年冬十月

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尙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九年正月獲其主叔寶陳國平家道罄窮何由辦此

渭南嚴氏孝

奉營資費且揚都污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溼未為得計自咎自

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

內傷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補復扶又切使汝等沈淪廝役以

為先世之恥補沈直深切何休注公羊宣十二年傳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故覩冒人間

不敢墜失補覩土典切面醜也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

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

魄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補背蒲昧

切屬世荒饑家塗空迫補屬之欲切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塹

補藏切浪切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

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竝須停省補所景切糧饗明器故不

得營

補禮記雜記上載糗有子曰非禮也注糗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又曰甕甗簋衡實見聞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

藏物也衡當為紆所以疲甕甗之屬檀弓上孔子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

無筭虛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下篇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

謂為俑者不仁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補釋名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施

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案誌墓起於後世蓋納於壙中

使後人誤發掘者從而掩之耳然能如此者百不一二今金石文字中所載諸誌銘甚多未聞有復掩於故土者則亦無益之

舉而已旒旒古之明旌也旒則旒之垂者世說排調篇桓南郡與殷荊州共作了語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又案釋名無故之

言猶云載以鼈甲車補周禮遂師共上籠及蜃車之役注四輪物故耳

上其轄有祿注轄載柩將殯之車飾也祿謂鼈甲邊乃緇布裳帷圍棺者也又云載以轄車注轄讀為輅或作樽周禮有蜃車

蜃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視土而下平地無墳輪正義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

頂天家訓 卷七 六 渭南嚴氏孝

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耳

宋本有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
補案禮記祭義有朔月月半朔望也又

別本無
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

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
補餽陟衛切祭酌也酌郎外切以酒祭地也
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

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

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

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
補居用切
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
宋本

注一本無七月半孟蘭盆六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
案顏篤信佛理固宜有此言今諸本刪去六字必後人

以其言太陋而因易以他語耳
然文義殊不貫
補孟蘭盆經目連見其父母生餓鬼中即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

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
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
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眾僧皆
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
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
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
蠟剪綵摸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補禮記檀弓上文識音志

然則

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
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
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北齊書文苑傳

舊史官盧文弼注釋

顏之推字介珉，郟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

右光祿西平侯。

晉書孝友傳：顏含，字宏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元帝

過江以為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

大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

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

梁書文學傳下：顏協，字子和，七代祖含。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

轉正記室。感家門事義，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卒年四十二。二子：之儀、之推。補案：梁書以含為協，七世祖則是之推。之八世

祖也。史家所紀世數往往不同，有從本身數者，亦有離本身數者。今攷顏氏家廟碑，含子髦字君道，髦子緝字文和，緝子靖之

字茂宗靖之子騰之字宏道騰之子炳之字叔豹炳之子見遠
字見遠見遠子協則梁書離本身數齊書連本身數是以不同
颺之與協義相近家廟碑作協與梁書同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

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

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

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
謂無容儀也此之推自言云爾見序致篇時

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

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鄴景平

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

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

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

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
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
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
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
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
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
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
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
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
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

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

北齊書崔季舒傳祖庭受委奏

季舒總監內作韓長鸞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斬之殿庭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

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

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

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阿那肱等不願入陳

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王故也見幼主紀

乃云

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

若不可係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猶以為平原太守令

守河津齊亾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

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

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案諸本多刪此賦不錄今以顏氏一生涉履備見此中故依史文全錄之且爲

注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淮南子天文訓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

者凝滯而爲地詩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藐藐大貌左氏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曰芑芑禹迹畫爲九州已生

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

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騫大道

寢而日隱小雅擢以云亾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孟子離婁上王

者之迹熄而詩亾毛詩序小雅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

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趙武謂趙武靈王也武靈王胡服騎射事見戰國趙策續漢書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

頁之定川 專 三 渭南嚴氏孝

都貴威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
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旄頭翫其金鼎典午

失其珠囊

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
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

姦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蜀志譙
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案代魏者晉姓司

馬氏珠囊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亡金鏡未墜斯文
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初學記引尚書考靈曜云河圖子提期地

雷赤用藏龍吐珠康成注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藏祕
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祕道故河龍吐之
灋澗鞠

成沙漠神華混為龍荒

尚書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灋澗既入
于河漢書地理志灋水出河南穀城縣

替亭北澗水出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荆河之州永嘉之亂
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蹢蹢周道鞠為茂草漢書蘇建傳李陵

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古沙漠作幕字神華中華也史記孟子
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吾王所

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自注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

越宅金陵之舊章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地遂為越有故稱越也說金陵者各不同唯張敦頤六朝事迹

序為明析言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以此有王氣故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為秣陵縣詩大雅卷阿爾土宇畝章 作羽儀

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尚書召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洛陽伽藍記三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

陽侯之難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冑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左氏昭廿九年傳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

之所受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左氏文十八年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問

我辰之安在鍾馭惡於有梁我辰安在詩小雅小弁文本作我良者譌養傳翼之飛

獸自注梁武帝納亾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加注傅翼將

飛入邑擇子貪心之野狼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人而食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加注史記項羽紀

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自注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雖萬

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鑊向王路而蹶張賈誼

秦上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疆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

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左氏

諸侯莫如勤王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

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肱喉嚨也索隱嗑音厄肱音胡浪反一

音胡剛反蘇林以為頸大脈俗所謂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

犬羊自注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加注史記

專諸傳方今吳國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

我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

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陶潛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漢書霍光傳

宣帝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

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自注孝元帝時為荊州刺史加左氏哀六年傳江漢雖漳楚

之望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舩舫犀函犀甲也周禮考工記燕無函注函鎧也孟子曰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又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方言九牙骹細如鴈脰者謂之鶴鄰初

學記引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郭璞江賦漂飛雲建舩舩舩即左氏傳之餘皇北徵兵於

漢曲南發餽於衡陽自注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簪竝隸荊州都督府加注說文餽野饋

也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亾而弟及自注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加注文選陸士衡

真氏家川 傳 五 渭南嚴氏孝

皇太子宴平圃詩弛厥負檐振纓承華李善注引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三年

將上賓於帝所史記魯周公世家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逮皇孫之失

寵歎扶車之不立疑是綠車獨斷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

之乘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

粒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

城沒譽還湘鎮世祖遣周宏直督其糧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

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

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艍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

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

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行路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漢書武五子傳太子據因江充陷以巫蠱自經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方

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

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禮記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僅書記於階闈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

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自注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

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加注注中綏寧度三

字疑譌左氏閔二年傳大子曰豕子君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

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自注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

民英等與世子遊處〔加注〕四白四皓也〔史記〕雷侯世家上欲廢太子雷侯畫計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迎此四人來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牽調護太子〔初學記〕引晉公卿禮秩曰啟懷立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丞文書關由六傅時號太子六友

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音〕繫深宮之生貴矧坐

堂與倚衡

〔漢書〕袁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說合顏師古乃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案〕顏用倚衡正

與如淳說合顏師古乃云騎謂跨之非古義也

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

〔自注〕中撫軍時

年十五〔加注〕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厲磨厲也〔漢書〕梅福傳爵祿東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樹立也齒年也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愾敷求之不

器乃畫地而取名

〔詩〕曹風下泉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意釋不器言不器使也〔漢書〕張湯傳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

仗禦武於文吏自注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自注以鮑泉為郢州行事

總攝州府也 值白波之瘁駭逢赤舌之燒城後漢書獻帝紀白波賊寇河東章懷注薛瑩書

曰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太子經干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王凝坐而對寇白

詔拱以臨兵自注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

州城預無備故陷賊加注梁書鮑泉傳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

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不郵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

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既而傳告者眾始令闔門賊

縱火焚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景後殺之白當指鮑泉

猶言白面書生也詔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抱朴子周

拱或是翊拱之誤

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盡化君子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

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鵠與鶴同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

他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薛睨兩宮

子西沿漢派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案渚宮在荆州正義

云當郢都之南左氏襄廿五年傳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敵

真天定川 專 七 渭南嚴氏孝

邑懿永寧之龍蟠

自注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此龍蟠以喻莫之敢撓耳

護軍之電掃

自注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加注後漢書皇甫嵩傳閻忠說嵩曰將軍兵

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犇虜使其餘毒縲囚膏乎

野草

左氏成三年傳兩釋纍囚以成其好杜注纍繫也案與縲同孔安國論語注縲黑索文選司馬長卿諭巴蜀檄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李善注引春秋及異郵曰枯骸收胔血膏潤草

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

保

自注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加注先主謂蜀先主也舊本作先

生謠魏志呂布傳布既降生縛之布請曰明公將步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

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於是縑殺布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

以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至信信仰視

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乃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滕公乃夏侯

也自注時解衣訖而獲全加注

嬰

剗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

剗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

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

人生命之長短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

據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

日蒼天夏 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

日昊天

距之鵞鳶 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目饜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注棄甲

謂亾師張茂先鷓鴣賦鷓鴣介其背 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

距詩小雅四月傳雕鴛貪殘之鳥也

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自注臺城陷梁武曾獨坐

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

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

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并天道繼大數故文為百日言

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 加注左氏僖四年傳賜我先

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劉勰新論均任篇夫

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 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

乘雲依霧注中并字疑

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 詩王黍

離序閔

願天哀川 專 渭南嚴氏孝

宗廟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
 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
 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
 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
 鼓軍事毛詩傳考擊也晉語七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
 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韋注景鐘景公鐘野蕭條

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自注中原冠帶隨晉渡

者覆滅略盡都覆五宗而翦焉史記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

親書五子之歌覆宗絕祀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自注

子女見辱見讎加注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

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

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

明君亦必爾也史記大宛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漢書西域傳
 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
 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經長干以掩抑自注

長干舊顏家巷（加注）劉淵林注吳都賦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

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

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

短故號大小長干掩抑意不舒也

墳塋皆在（加注）白下（一名白）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

下門今江寧縣地流連不能去也

虔（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

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躡焉踟躑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

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得此心於尼甫信

茲言乎仲宣（王仲宣登樓賦）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

今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邊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自注）

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公以司徒為大都督（加注）書牧誓逝矣西土之人邊與逝同又

泰誓中（西土有眾）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又（六月）薄伐獫狁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咤與吒同陟嫁切叱怒也罕當）

猶至于太原

作峯倉沒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竄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

切危高也

支於北闕

自注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

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

覽曰蚩尤豕在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殺

漢使者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

杜勳斬單于首於是上疏宜縣

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

般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

自注侯景既平我師探穰失火燒宮殿蕩

盡也加注書嗣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指余權於兩東

兩東未詳

或湘東

侍昇壇之五讓

魏志文帝紀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

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代邸西鄉讓天

由四矣案元帝屢讓王僧辯等勸進表至大寶六年冬始即位

於江陵

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

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

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

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

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誦自注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

也加注舍人是兼職故曰攝絳衣當是舍人所服晉書陳壽傳杜預薦壽于帝宐補黃散職官志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

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左氏莊廿二年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誦或校石渠之文自注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入

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

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

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菩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

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後漢書蔡邕傳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渠議奏載漢書

藝文志時參柏梁之唱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座帝詩

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者自梁孝顧甌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王而下至東方朔凡二十四人

量自言器小而膺大遇也方言五甌甌陳魏宋楚屬瀟湘之負之閒謂之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頁七家川 專 十 渭南嚴氏孝

罪自注陸納加注瀟湘二水名在荆南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

陸納及其將潘烏累冬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將殷宴下獄死林州長史

等舉兵反襲陷湘州兼岷峨之自王自注武陵王加注岷峨蜀

刺史蜀地也紀傳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

將圖荆陝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世祖憂焉既而納平樊猛獲

紀殺之於破口竝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自注詔司農卿黃文超

二年七月詔曰今入表又清四郊無壘空從青蓋之興言歸白

水之鄉蓋有意仍都建鄴也周禮春官巾車疏引韓詩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輅鳴鸞容與律

徊鸞與鸞同詩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易繫辭傳下聖人易之以驚北風之復起慘南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驚北風之復起慘南

歌之不暢自注秦兵繼來加注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刺史嚴

州九月魏遣其柱國万紐于謹率大眾來寇左氏襄十八

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

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

守金

加注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秦州記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案今墨子此語亾攷絳宮玉帳蓋遜甲六壬之書元帝明於占候見金樓子自序廣雅釋言厭鎮也亦作壓謂為鎮壓之術制之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自注孝元與宇文承相斷金結和無

以取勝也何見滅是師出無名加注左氏僖廿八年傳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禮記檀弓下吳侵陳問陳大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其謂之何又曰嚭曰君王討微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案宇文承相謂宇文覺也周書于謹傳梁元帝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以元帝殺其兄譽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眾出討旬有六日城陷梁主

降尋殺之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亾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加注車一乘曰兩後漢書吳祐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憐嬰孺之

何辜矜老疾之無狀漢書項籍傳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奪諸懷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無狀

頁天家川 專 二 渭南嚴氏孝

而棄艸路於塗而受掠謂老疾踏仆也掠笞也冤乘輿之殘酷

軫人神之無狀此兩字誤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左氏襄十

五年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又哀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

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

子卿牧羊於海上左氏僖五年傳晉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之誣百里奚者加之以井伯以媵秦穆姬此云井伯飲牛蓋以人

中子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移中廢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既留釧之妻人銜其

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雷釧雷以為別也事未小臣恥其

獨死實有媿於胡顏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忍垢苟全則犯

也牽痾痕而就路自注時患駟氣加注痾與病策駑蹇以入關

自注官給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舉嗟飛蓬之日永恨流

梗之無還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飆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

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若乃斗牛之旌九

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

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周書于謹傳收梁府庫珍寶得宋

螭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周禮地

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書舜典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璿璣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史記

封禪書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亾而鼎沒於

泗水彭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代之州壤十六國當以詩有

城下之為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所紀載之十六國為言亦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淮南繆稱訓泰山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

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

此卽終制篇所云計吾兄

弟不當仕進所以靦冒人間亦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遯者故也

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

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

所謂異方之樂祇令人悲也

日太清之內

覺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潁遂壓境於江潯

自注侯景之亂齊氏深斥

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于是盡矣以江爲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

蘇林曰天中中齊

獲仁厚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

納主車五百以奠臨

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加注詩周南麟之趾序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角振振公族晉書薛兼傳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

見而奇之曰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

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

自注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

凡厥梁臣皆以禮遣加注左氏襄廿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又成九年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竊聞風而

冷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自注之推

國故有犇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

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

大來耳後遂吉也加注易師彖師貞丈人吉案鄭注禮記緇衣

周禮天府太卜皆以貞為問此貞筮亦謂問於筮也漢焦贛崔

篆皆著周禮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

周易林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

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

有近之而遠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尚書禹貢導河積

遠之而近者于華陰東至于底柱水經注四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

大禹所鑿注又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

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
柱亦謂之三門山在魏城東北太陽城東也公羊文十二年傳
河形千里而一曲案河從積石北行又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
東乃南行至于龍門此所以云一曲也

山載而谷沈

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郭璞注冰夷即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淵

即河伯也薄迫各切易繫辭上傳雷風相薄响許后切皋也郭璞江賦溢流雷响而電激陽度疑陽侯之譌初學記引博物志

大波之神曰陽侯山載猶言戴山古載戴字通

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

挈龜事未詳唯

毛寶事略相近見續搜神記云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

城買一白龜子放之後邾城遭石勒敗眾人越江莫不沈溺寶

一同自投既入水覺如隨一石上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

既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爾雅濬深也斬蛟博物志

載澹臺滅明次非蓄邱訢三事晉書周處傳處投水搏蛟蛟

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昏

揚船于分陝曙結纜於河陰

自注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加注王逸注楚辭九章云船船有窗牖

者陝失舟切追風飈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

衛反魯息駕乎河

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丈夫厲之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錯吾軀於波流

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說苑雜言篇家語致思篇

竝載此事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

易市自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加注遂畱滯於

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憑翠鳳之高峙漳濱謂鄴即北齊所

都也怜俗憐字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自願薄德愧爾嘉祥之推自言其至止也視黃鵠之下鳳皇之

儀為有愧也會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令思華譚字彥先顧榮

史稽紹舉譚秀才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博士

王濟於眾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

江鬱之濱夜光之璧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

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

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亡有

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諒否泰有時豈人事之所能

府事同誅長沙王父以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

專

句

渭南嚴氏孝

郎以世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亾之際恆以恭遜自免後與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事

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朝野甚推敬之榮纂書盛化之効待詔崇文之裏自注齊武

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加

注唐六典魏文帝招文儒之士始置崇文館王肅以散騎常侍領崇文館祭酒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

以入齒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加注獨斷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

款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

見忌寧懷敵之足恃韓非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敵則左右重久語懷敵

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此夜語疑亦久語之譌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

重裘以勝寒用去薪而沸止自注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

以獲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免儕流或有毀之推于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加注諫舊作諫誤諫與刺通荀子

榮辱篇與人善言煖于布帛傷人之言深于矛戟莊子列御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三國魏志王昶傳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誦莫如自修後漢書董卓傳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

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

自注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

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
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又

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加注詩大雅文王有
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云燕安翼敬也箋云傳其所以順天

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案春坊之名隋書百
官志不載唐六典注云北齊有門下坊典書坊龍朔二年改門

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據此則唐已前尚未以春坊
為官名以其東宮所在故以春名之是時俗所呼後來即以爲

署名惜染絲之良質情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豸而亂

起

自注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
孝徵以法繩已譖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亾加注墨

子所染篇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
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情當作墮壞也禮記學記玉不琢

不成器夷吾管敬仲名狄牙即易牙謂齊桓公用管仲則霸用狄牙等則亂起也誠怠荒於度政惋驅

除之神速度政疑是庶政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

為驅除難耳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自注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犇

走向鄴加注平陽晉州太原并州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亾自亾也其自亾柰何魚爛而亾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云爾晉書

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寔未改於弦望遂□□□□及都

□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左氏哀十

一年傳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療饑

靡秋螢而照宿自注時在季冬故無此物加注吳越春秋三越王復伐吳吳王率其羣臣遁去晝馳夜走至胥

山西坂中得生瓜吳王掇而食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讓段珪劫少帝陳畱王協走小平津帝與陳畱王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

民家露車共乘之熒與螢同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說苑貴德篇吳起對魏武侯曰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壯安德之一戰邀文

武之餘福屍狼籍其如莽血卒黃以成谷自注後主犇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

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雷至明而安德敗也加注左氏哀元年傳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血卒黃見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三國蜀志後主傳注漢晉春秋

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

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除

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平原郡據河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自注約以鄴下

以為犇陳之計自注淮南子道應訓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

之推入陳加注而無能者龍不與之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數日往說王至於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

來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

儀禮喪服傳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

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詩小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

親離騷初既與余成言

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

自注丞相高阿

邗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雷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邗肱求自鎮

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

九圍見詩商頌人身中制

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

自注趙郡

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加注漢書律志易九疋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初

入元百六歲有疋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又谷永傳予一生而三

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隄說文溘奄忽也

化備荼苦而蓼辛

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鳥

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

左思蜀都賦鳥鍛翮獸廢足鍛所札切

嗟宇宙之遼

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

禮記仲尼燕居三子者既

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

老子道經絕聖棄智民利

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言鎖羈猶言束縛

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

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常銜西

山之木石

以堙東海 亾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

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大行山名

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為吠畝之人無讀書而

學劍莫抵掌以膏身

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戰國秦策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膏身猶言潤身

委

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汗

其清塵此竊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

泣麟也

公羊哀十四年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之推在齊有二

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荷戟入秦諸校本皆未及之案秦乃榛之脫文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弟二子幼聰慧雄算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擬易羝羊觸藩終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乎顏正用此而注者謬以為所往之地後偶閱戴東原集有戴童子曠銘云荷戟入荆才軼子雲語以荆易榛行文之常顧當時盧注此書何以不聞也

顏氏家訓傳

渭南嚴式誨勸鐫
成都龔道耕重勸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
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芴貫百氏至辯析援
證咸有根據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
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
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
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
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
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驎牡曰隲而誤作驪
駱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
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芴

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刪實古則字
 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離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
 謝氏書定著為可傳又別列攷證三十有三條為一卷附於左
 若其轉寫甚謔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已矣洽聞君子
 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台縣縣姑冬吟如重編公案錄舊本行間未墨聯字冬無窮
 有圖本嘗苦益中字編撰商韻雅善本何難出去年春來安天
 翁知本財新自當姐哥來世不吐一語思營想禁輩而口得定
 士志與文暇黨之間其說要不利於公而後實百天至續世錄
 隨黃門書及本出書編編過

宋本校刊名銜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善惠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禛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暘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鉞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四奉 泗 蘇 歐 台 樞 軍 樞 毒 武 對

陳 齋 泗 歐 樞 軍 樞 毒 營 餘

承 齋 泗 蘇 蘇 歐 樞 軍 樞 毒 對 餘

歐 世 泗 樞 學 蘇 對 史 昌 疏 同 對

承 直 泗 軍 毒 樞 官 峯 鼎

蘇 律 泗 軍 毒 蘇 官 王 樞

蘇 律 泗 蘇 蘇 軍 毒 蘇 官 蘇 學 蘇

蘇 世 泗 同 日 蘇 軍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貢 蘇 士 樞 學 玉 林 蘇 同 蘇

宋本蘇律蘇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書先有姚江盧檠齋先生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註釋之年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益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瞰江山人趙曦明書於

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十月十日烟山人世謝世善法

四云

眼亦不識無益至然蘇淵其識時難完善不迫無望然得師之

與對念及之始知策命命然與善者不至於然對然其然自明

之口若指論則則然不繼漸則而若難之乎當其達前

則其書表其救其亂樂求主之文章與命金銀則想堂

其至之愚不靈未育德之而不收與法善則當案置一勝奉為

心之若然則二十篇編其中不無強暴然許刺恩愛對世下實

即心非論則則其然不實實實古今之端發為亦出蘇更

北齊黃門侍郎所公以望之公士主蘇臨之即蘇魯南北出不

瞰江山人家傳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廼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間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冝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

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冒爲人居
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
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
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
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
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讐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
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
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
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
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

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措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
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
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胥而遷
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
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
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昭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
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
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
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
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

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
間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
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
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
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
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
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初名大
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
若處士妣劉孺人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

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澗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